

龍岩「採茶燈」

入國家級非遺名錄

民間舞蹈探路「大雅」

採茶燈又稱採茶撲蝶，起源於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蘇阪鄉美山村，在280年的歷史演進中，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廣泛流行。現在，這一在民間勞作中生發的藝術形式，正探索一條更為寬闊的大雅之路。

近日，龍岩「採茶燈」入選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這條喜訊使寂靜的美山村沸騰了，村人們即刻用一場表演來慶祝「採茶燈」收穫的光榮，而用山歌演唱和穿插對白來表現茶農愉快心情的「採茶燈」，亦走入更多人的視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麗寬
特約通訊員 吳慶安、陳俊宇、黃少航

在美山村，本報記者見到了81歲的老藝人林昌鼎。林昌鼎家族世代演採茶燈，一代代傳下來已有200多年了。他說：「我從小開始演採茶燈，一開始男扮女裝演採茶姑娘，演了3年，後來演隊伍最後面的男孩。等年紀大點，演的是茶公或者茶婆。其實傳統的採茶燈，茶公和茶婆的表演和化妝都差不多，只不過茶公的服飾是綠色的，茶婆是紅色的。」去年，林昌鼎帶了4個女徒弟，都是40多歲，「她們喜歡老的表演方法，既然喜歡學，我就教她們了。」

「老演法」「新演法」各自有味道

林昌鼎說，現在村裡演採茶燈的有兩個隊伍，老人一隊，大多都超過80歲了，是傳統的演法。新人有一隊，都是三四十歲的年輕人，「他們是新的演法。化妝、頭飾都和我們不一樣了，唱法也不一樣，我們老的都放在喉嚨裡唱，但是新人都把聲音唱出來了，嗓子更



■「採茶燈」舞蹈。 郭軍 攝



■萬人採茶燈表演。 郭軍 攝

加亮。但是我還是喜歡老演法，更有味道」。

黃淑霞是目前採茶燈唯一一名省級傳承人，她對採茶燈入圍國家級非遺名錄很是高興，亦有更高的期待，她說：「採茶燈現在既有規模，又有自己的表演特色，不單單是走街串巷的廣場舞蹈，而是已經可以搬上大雅之堂的藝術精品了。希望能乘着這次入選非遺的東風，把採茶燈繼續發揚光大」。她隨即建議道：「比如說，可以將採茶燈改編為廣場舞版本，通過廣場舞去傳承和發揚，還可以把採茶燈編入教材進課堂，讓孩子們從小接觸採茶燈的藝術。」

「但是不管怎樣，採茶燈的創新改編都應該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有些傳統元素和舞蹈語彙不能變，重要的動作也是不能拋棄的。如果在表演中過度創新，比如有人加入了迪斯科元素，那就跑得太遠，不能叫採茶燈了。」黃淑霞對老藝術的新傳承有着自己的看法，「採茶燈應該有粗有細，有民間版，也有專業版，有老年版，也有少年版，這樣一來，誰都能看、能演，採茶燈才真正成為一張地方名片」。

從勞作中走來 曾現萬人表演的盛況

採茶燈的每個動作，都是來自於生活，體現的是閩西人的勤勞。清晨打了露水的茶更香，採茶姑娘們都提着煤油風燈，在天亮之前上山採茶，於是表演道具中有了風燈和麥摺扇；因為露水多，採茶女們要打掉露水，於是有了採茶燈表演中打草的動作……



■民間藝人表演原始「採茶燈」。 盧麗寬 攝

不管是哪個年代，採茶燈都和龍岩人的生活走得最近。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採茶燈用來宣傳政策、形勢。後來，凡是家裡有婚嫁喜慶的事，都會請表演隊來演採茶燈，因為「燈」和「丁」諧音，有添丁的意思。現在在農村，還有許多人在表演採茶燈。

作為傳承人，黃淑霞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她一直在改進，嘗試讓現代人更能接受、喜愛採茶燈。「在省運會開幕式上，我們把採茶燈的道具燈換成從天而降的大燈籠，配上五彩飄帶，把體育競技融入表演；在旅遊節上，我們搭配上宣傳唱詞，介紹各地的風土人情；在專業表演舞台上，我們又設計了細膩的舞台語言。」

採茶燈在歷史上最鼎盛的時候應該是2009年，恰逢新中國成立60周年，龍岩市舉行了萬人採茶燈表演。黃淑霞說，當時共有10,100人同時表演，幾乎每個鄉鎮都有隊伍來參加表演，「我們設計了大方塊的色彩，原

《聶小倩與寧采臣》

一個勇敢女人和一個乾淨男人的故事

著名作曲家三寶聯合創作團隊，為冬季戲劇舞台捧出了一部《聶小倩與寧采臣》，這部劇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演出，古典題材與流行音樂的結合，帶來了一種新奇的體驗，也為經典改編提供了新的視角，在這部由三寶主導的音樂劇作品中，觀眾看到了一個新的聶小倩。

的確，一切都是新的，創新的力量感充盈整部音樂劇。作曲風格傾向於端莊、嚴肅，傳統戲曲的味道被提煉了出來，用流行音樂的技巧進行了表達，所以從曲調中既可以感受音樂的古典與浪漫，也能體會到流行音樂的節奏與時尚。

詞作者的古文功底表現出色，一些曼妙的古典詞句，參雜於詞中的大白話裡，並不顯得突兀。在作詞風格上，主要應用了對仗的方式，詞句工整、嚴謹，但濃烈的情感並沒有被壓抑，反而得到了恰到好處的釋放。詞與曲的良好配搭，成就了這部音樂劇版的《聶小倩與寧采臣》。

音樂劇的感染力離不開情境的營造，在舞台上，演員的情緒渲染能力強大，這種入戲的狀態一直保持到了謝幕，這也是北京舞台上較為少見的一次演員不以出戲狀態謝幕的演出。精緻的舞美和服裝設計，也為這個故事提供了真實可信的外在包裝。

和原著故事相比，音樂劇版故事簡單許多，創作者擷取了幾個關鍵情節，如勾引、相會、試情、相愛、移骨等，並在這幾個關鍵情節中應用足夠的煽情唱段，幫助觀眾更深入地了解人物。

簡單地說，音樂劇版故事呈現出了一個有史以來最敢直白示愛的聶小倩和一個最具男人風骨的寧采臣。用現代的眼光看，聶小倩為了能和寧采臣有一夜纏綿，明知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仍然執拗而為的做法，有點不可思議，但對於中國女性形象來說，是具有顛覆性的，即便是男子，恐怕

也少有為了片刻貪歡而承受漫長痛苦者。

在唱段中，寧采臣反覆吟唱「我本一介書生，不貪色，不貪財，不貪生」達十餘遍，標準呆萌的書生意氣，可以懷疑這樣的男性角色在現實中是否存在，但要肯定的是故事成功塑造出了一個內心乾淨、澄明的男人形象。一個勇敢的女人和一個乾淨的男人，這樣的愛情故事，眼睛看了可濯目，用心感受了可靜心。

頗讓人意外的是，《聶小倩與寧采臣》在結尾對故事進行了難以置信的改編，寧采臣在準備拔劍自刎的最後時刻選擇了放棄，變身為鬼追隨聶小倩的「完美結局」沒有出現——儘管這樣可能會讓觀眾覺得更過癮。三寶版的這個故事省卻了聶小倩為寧采臣生子的塵世生活，也放棄了製造一個更有煽情效果的結尾，其目的恐怕還是要表達一種無奈吧，愛的無奈，生與死相隔的無奈，以及活下去的無奈，這種無奈讓故事有了一定的深度。

三寶此前曾創作過《鋼的琴》、《三毛流浪記》、《王二的長征》等作品，但直到《聶小倩與寧采臣》，他的音樂才華方得以更完美地展現，這部新音樂劇的成功，很可能牽引眾多舞台劇創作者的視線，把注意力轉移到更多古典愛情故事身上。我們的民族文化題材庫中，一直不少具有極大改編價值的故事「庫存」，但一直卻找不到很合適的表達方式，這次三寶當了一個探路者。

觀賞性強，故事簡單，舞台效果好，這是《聶小倩與寧采臣》的優點，不足之處是故事推進速度有點兒慢，信息量不夠大，細節還有待加強。但作為一部如此具有創新意識的作品，《聶小倩與寧采臣》值得戲劇愛好者關注。

文：韓浩月

《鏡海魂》——澳門文化新名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五周年，由澳門基金會和江蘇省演藝集團京劇院共同打造的首部澳門題材新編歷史京劇《鏡海魂》，於日前在澳門公演兩場。

該劇的舞台設計，充分展現了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其中包括大三巴牌坊、農田、海岸線、葡萄牙歐式建築、大炮台等，讓觀眾剛一入場就感受到澳門風情。而本土味道、澳門元素也相當突出，包括廣東話童謠「氹氹轉」出現在劇中與京劇音樂和諸嫁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辭韻」融入劇中首尾呼應，和劇情、主人公運緊緊相連。整台戲鑼鼓一敲、主演亮相，標準的京腔京調加上一板一眼的唱唸做打，令人耳目一新。

該劇是以澳門歷史上的真實事件為藍本，講述一百六十五年前，葡萄牙第七十九任澳門總督亞馬留為擴張己國勢力、佔據地盤，在龍田村毀田地、強拆房屋、

踏平祖墳，激起龍田村村民眾憤。為保護家園，以沈志亮龍田七兄弟為首的村民在與葡兵的激烈衝突中，刺殺了亞馬留。事件發生後，清政府不敵葡方壓力，將沈志亮問斬。

該劇編劇為澳門人穆欣欣，她表示，當初編寫這個劇本，源自澳門基金會期望打造一台由本地人創造，再結合內地專業力量合作完成的澳門本土題材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該劇反映的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澳門故事，在歷史上亦是澳門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吳志良表示，該劇在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將澳門的精神、韻和澳門人的情、義、節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充分演繹了澳門人愛國愛澳的家國情懷、包容開放的地方性格和澳門人渴望和平、和諧、國泰民安的心懷。「《鏡海魂》是澳門與內地一次成功的藝術合作，相信通過今次的嘗試，可以探索出一條內地與澳門深度合作，歷史與藝術緊密結合的可行之路。」



■首部以澳門為題材的新編歷史京劇《鏡海魂》，講述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

新疆原創話劇《大巴扎》獲中國話劇金獅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綜合報導）日前結束的第九屆中國話劇金獅獎和第六屆戲劇奧林匹克頒獎典禮上，新疆原創風情話劇《大巴扎》獲得中國話劇最高獎金獅獎「新劇目獎」，同時該劇還榮獲第六屆戲劇奧林匹克劇目展覽獎牌。它成為新疆首部獲得這項殊榮的話劇作品。

《大巴扎》以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為表現時段，通過

一個巴扎的變遷，着力描寫最初的小商小販發展變化的歷程。

據悉，「話劇金獅獎」創立於1989年，是經中宣部、文化部批准的中國歷史最悠久、影響和規模最大、最專業、最具權威性的話劇藝術評獎活動，為中國話劇藝術唯一的專業獎項，每3年評選一次。